

文／裡冷教會陳豪見證 陳阿生校正

# 幽谷微聲 殘燈重光(上)



信仰專欄

蒙恩見證



簡潔、誠心的禱告和代禱的力量，  
使絕望成為另一個新的希望。

哈 利路亞，奉主耶穌聖名作見證：

小弟是裡冷教會陳豪弟兄，大學時期曾活躍於教會大專團契、高級班的事奉行列，也連續三年擔任山輔老師的工作。畢業後在主耶穌奇妙的引領賜福之下，遠赴加拿大留學取得碩士學位，目前在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教育博士。感謝神和聖靈的感動，讓我有機會將過去就學期間，因罹患癌症蒙主奇妙引導下得癒的恩典，和主內同靈、讀者朋友分享，希望能激起漣漪，共同確立信心的基石，並拋磚引玉，請您有機會也將個人在信仰生活中的體驗，一樣用文字藉教會《聖靈》月刊傳送四海，見證主耶穌感人的救恩美德，以報答主的大恩於萬一，榮耀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經上說：「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祂是美善的；投靠祂的人有福了！」（詩三四8）

小弟出生於 1977 年，這一年剛好是家父因重病，在尚未痊癒中，含淚從他最愛的傳道聖工辭職（家父遠在 1962 年高中畢業當年考上公務員，因獻身教會傳道聖工而放棄公職，幸得主的美意安排，抱病中順利轉任公職，也因此解決家庭的維生大計）。後應教會學生中心聖工需要，得總會安排兼任東勢學生中心管理的工作之外，也擔任過東勢、裡冷教會負責人，因此，全家雖屬裡冷教會，自幼到青少年的生涯卻都是在東勢教會度過，也在東勢教會植立信仰的根苗。

## 一. 罹患惡性淋巴癌（血癌）， 我開始魂遊死蔭的幽谷

主耶穌說：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著。國中畢業後蒙神賜福考上台中一中，在菁英薈萃之下，第一年課業就遭遇很大的瓶頸，壓力也日夜相伴。不料，到了高一下學期，發現自己很容易生病，老師關心的帶我到中國醫藥學院，檢查結果竟是罹患了惡性淋巴癌（血癌）！醫生表示這種病發生在年輕人的身上相當罕見，建議立刻休學做化學治療。面對現實的家

人，在認為抑或有誤判的可能下，轉院到台中榮總醫院再做進一步的檢查。同時我們不斷向全能的神誠心禱告，希望奇蹟出現。然而，在透過精密儀器檢查的結果，確定是惡性淋巴瘤（血癌）。當時因年輕，對得到癌症並沒有太強烈的感覺，休學對我來說也剛好可以讓我在課業上有喘氣的機會。但是，從這時候開始，最辛苦的就是我的父母和家人了。

父母為我辦好休學之後，我的人生展開了一趟魂遊死蔭幽谷的痛苦旅程，直到現在雖然已過了十二個年頭，回想起來依舊令人寒徹骨，真像是「死，譬如昨日死；生，譬如今日生」的感慨，然而，在掌管生命的主奇妙引領之下，最後卻能逢凶化吉、絕處逢生，深感主恩無窮，願這個活見證，在至高之處榮耀歸予天上的神，在地上平安歸予祂所喜悅的人。

## 二. 痛苦的療程，意識到健康的重要，活著的狗，比死了的獅子還要強

高一休學之後，我開始在台中榮總醫院接受治療，醫生安排一次六個療程的化學治療，每隔三週就要到榮總醫院去接受三個小時左右的化學藥物注射，希望藉由化學藥物來清除身上的癌細胞。這些藥物對我引起的副作用相當強烈，當藥物進入體內後，很快就使我覺得焦慮，並漸漸的虛弱又沒有食慾，半天之內開始噁心、嘔吐持續到第三天，嚴重的焦慮是在難耐中分秒都令人無從心安，躺在病床上不能入眠，有時候連樓下的一根針掉在地上都會讓我覺得吵嚷。幾天之後開始掉頭髮，使我無心外出，參加聚會或學生靈恩會時，只能很不禮貌的戴上帽子。嘴巴和喉嚨也開始破皮，拉肚子已變成眾多副作用中的小問題了，身體在無形中漸漸瘦弱下來。在每隔三週化療一次的週期裡，我的抵抗力在中間那週降到最低點，然後才又開始回升。

化學藥物其實就是一種毒藥，它的簡單說法就是「以毒攻毒」，目的是只要有一點像是癌症的惡性細胞，一律「殺無赦」，所以身體裡面很多正常的細胞也會被一併消滅而導致虛弱。在虛弱的情形下，病人最容易感染其他的細菌病毒，很多癌症病人就是由於化療藥物的強烈毒性，身體因而受影響，在抵抗力降低之下遭受感染而加重病情，甚至因此結束生命的，其實真正的癌細胞在這個階段是根本還沒有發威。

母親事後告訴我，在這段時間裡，醫生曾多次告訴他們：「病情已經進入嚴重的階段，你們要有心理準備，接受現實……。」但每次接到醫生的通知時，他們卻絲毫無所緊張和懼怕。母親說，他們明瞭孩子的生命掌握在主耶穌手中，而且他們早已準備好了，所以只「依平日的禱告交託給生命的主宰耶穌基督，眼前只有準備接受祂給我們的美意和安排……」。我從父母平時禱告交託的生活經驗中，得到一個很寶貴、又有效的的生活經驗，也是我一生不管在國內外為學或作人的銅鏡和最佳師表。所謂「操兵千日，用在一時」，踐及勵行地活化它，而不是法利賽式的長袖理論，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，卻忘了最重要的行道生活（雅一 22~23）。

當全部療程循環結束之後，我央求父母不要再讓我接受這個煎熬，忍痛之外，我也急著想要在 9 月開學時回到學校。我開始意識到健康在平凡生活中的重要，也領悟到主耶穌的話：「活著的狗比死了的獅子更強」的道理了。醫生看過檢查報告之後告訴我們，這種病兩年內復發的機率約有八成，聽到這裡，我們能做的也只有靠神、禱告交託，然後是好好的在家休養。

### 三. 領受教會信徒禱告的香氣， 使我在死蔭幽谷中，得到神的平安指引

離開醫院後再回到學校，雖然身體暫時無恙，但是在功課上卻仍然停留在瓶頸之中，同時在經過這一個階段的痛苦療程之後，讓我堅定今後努力的志向——放在醫學之路，我的人生轉捩點出現了。

到了學校，正好學校在辦理第二屆「美國住宿家庭文化交流英文學習營」的活動，方式是只需要準備來回機票錢，而三個星期的食宿都由住宿家庭義務提供，因為兩方面想要建立的目標，只是單純的文化和語言上的交流。那一年，我 18 歲參加了這個活動，第一次踏出國門，中間到夏威夷、洛杉磯以及加拿大的溫哥華等，主耶穌為我的人生開啟了一扇新的大門，開始思考這世界這麼大，如果能出國留學，一定可以開放更寬廣的視野和進一步明白神肇造世界萬物的奧妙，只是英文能力必須達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完成這樣的夢想吧！

第二次重讀高中一年級後順利進入二年級，幾番掙扎之後仍然把目標選擇在第三類組的醫學之路，父母也在因緣際會下，在豐原買了一棟公寓，我們家也轉而在豐原教會聚會，領受教會負責人和眾信徒主內一家人愛的香氣，分享從主耶穌來的恩典見證，這段生活也是我在異鄉美國讀書時最難忘的甜蜜回憶。因為我在大難中，他們用愛心陪同我的父母在主的面前為我禱告，使我在死蔭幽谷中，得到神一路的平安指引，有力地踏出死亡之門，回歸平凡的人生旅途，為神所賜的目標努一份力，發一份光。

### 四. 轉院台大醫院順利拿到看診的加號單， 意義重大，因為這是神安排我的腳步

重回校園的高二那年 11 月，在一次洗澡時摸到頸部有奇怪的硬塊肉質，帶著很不情願的心情告知父母，家父就在帶領我們禱告時以信心的話說：「按平日的規矩，交託給主耶穌，一定有祂的美意安排，今後禱告的重心就以陳豪的健康需要為目標……。」然後配合榮總的醫生很快安排了一次檢查。事實上在 10 月時才剛做過定期檢查，其中包括骨髓穿刺，醫生表示一切安然無恙。

經醫生切片檢查結果，證實癌細胞已經復發，而且情況非常不樂觀。這次復發之後，我依從學校老師的建議，在辦理休學那天去台大醫院找一位醫生，一位好友臨時幫我出車錢並陪同我北上。我們到的時候才發現老師介紹的那位醫生當天沒有看診，是另一位醫生在看診。我們心想都已遠程而到，總不能空手而回，於是硬著頭皮去掛號，但掛號時間已經截止，辦理的小姐正要拉下鐵窗、關上電腦螢幕，看到我們來掛號，就很急促的問是不是癌症病人？我在這樣的問話下，很單純地回答說「是」，她就急忙幫我掛號。

幾年之後我才慢慢領悟到，原來我掛到的這個診，是一定要主治醫生的癌症病人才能掛在這個時間點，所有他的病人來看診時，必須先要求加號並經醫生的同意才能看診；而我從來就不是這位醫生的病人，本來就不應該掛這個診，然而，卻讓我很順利地拿到他的看診加號單。這個加號單為什麼意義重大，因為這是神為我安排的醫生——陳醫生，當時台大醫院血液腫瘤科的主任。

▼在台大醫院完成骨髓移植，出院在家療養。



很多醫院都有很好的醫生，但能不能遇到好機會卻不是我們一般病人可以掌控的，在後來的診治中，證明神賜他具有專業的智慧 and 愛人的醫德。

神的安排實在真奇妙，如同先知耶利米向神禱告時說：「耶和華啊，我曉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腳步。」（耶十23）。首先，陳醫生很訝異我能掛到他的診，但他沒有任何反感，反而很用心、細心地來了解我病情的發展，在我大略講完病情之後，他說：「你的病情應該相當危急，必須快速住院，再做一次詳細的檢查後展開治療。」我留下可以馬上聯絡的電話後，醫生要我在這兩三天之內準備住院。

當日回家後的第二天，是安息日聚會，下午聚會後回到家就接到醫院的急電說：「您很幸運，週一即可辦理住院手續了。」這一切讓我們感覺相當驚奇，因為床位的取得奇蹟般地被安排出來（那時床位的取得並不是那麼容易，我有個病友在急診室幾乎住上一個月才等到病床）。

### 五. 簡潔、誠心的禱告和代禱的力量， 使絕望成為另一個新的希望

到醫院報到之後，原本要花三天以上的全身健康檢查，在一天半之內就做好了。第三天主治的陳醫生將病情的嚴重性告訴我的父母，當時我知道的部分是必須馬上接受非常高劑量的化學治療，光是這樣的治療就可能有生命危險。出院後才從母親的口中得知我病情的嚴重性：「因癌細胞已經轉移到骨髓以及腦部，腦的部分特別棘手，如果化療沒有好的反應，三個月之內病情會惡化而死亡，要有心理準備。」這樣的壞消息，父母已聽了很多次，在心中的痛苦煎熬可以想像，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讓我看到過一滴眼淚，

他們各在不同時間和地點，不斷地默默流淚禱告。

母親和我在醫院朝夕相伴的日子裡，每天和我用最單純的誠心，不定時向主耶穌作非常的禱告。父親也懇請豐原、裡冷、台北、大同教會……等各教會的信徒不斷地為我禱告。父親在每天下班回豐原的家後，一個人常是在夜半三更回裡冷教會會堂以淚洗面的禱告（當時裡冷尚無住家，而豐原教會晚上則不便出入），有時在上班途中，因心中禱告倏然落淚而在半途停車是常有的事。在我看不到的背後，每天都有以情詞迫切的禱告作後盾的親人和教會同靈作有力的幫補。

在台大醫院住院治療的八個多月中，我每天的禱告內容是簡潔、誠心而沒有作任何改變過，從住院到出院始終如一：「親愛的主耶穌，我知道祢可能會接我走，我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牽掛的事情，如果主耶穌覺得應該接我走，我也願意接受祢的安排；只希望主耶穌能安慰我的父母和家人，因為他們會是最難過的一方。可是，如果主耶穌覺得留我在這個世上還可以有益處，或許祢可以考慮留我下來，我也一定會好好努力的。」  
(待續) ✨